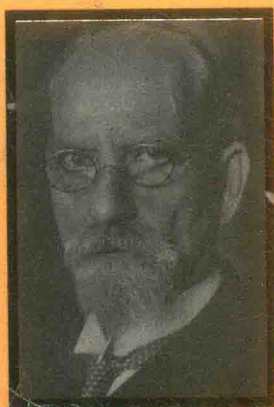


胡塞尔文集

倪梁康 主编



Edmund Husserl

共主观性的现象学

第二卷

(1921—1928)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胡塞尔文集

倪梁康 主编

共主观性的现象学

第二卷

(1921—1928)

王炳文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Edmund Husserl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Texte aus dem nachlass
zweiter teil: 1921 – 1928
Herausgegeben von Iso Kern

Husserliana
Edmund Husserl Gesammelte Werke Band XIV
本书根据马提努斯·尼伊霍夫出版社 1973 年版译出

正如《共主观性的现象学》遗稿第一卷^①一样，这个第二卷绝大部分也是依据胡塞尔的所谓“研究手稿”。在《共主观性的现象学》遗稿第一卷的编者导言中，编者已对这些“研究手稿”的特点作过描述。^② 文稿选择的原则和文稿编排的原则仍是一样的。^③

第二卷按年代顺序是包括 1905 年至 1920 年的那个第一卷那些文稿的继续：它是由 1921 年和 1928 年这两个年份划界的。这两个划界年份表示胡塞尔创作活动的两个标界点：1921 年胡塞尔开始他的一部“重要的系统著作”的准备工作，这部著作取代了他原来的《理念》续的计划。^④ 1928 年是他退休的一年，从总体上看，

① 这一版第 XIII 卷。

② 同上书第 XVIII—XX 页。

③ 同上书第 XX—XXII 页，第 487—489 页。

④ 从 1921 年起胡塞尔就不再打算续写原来计划的三卷本《理念》了，关于这个《理念》，他亲自提供给读者的只是该三卷中的第一卷（1913 年）。按照 L. 兰德格雷贝教授博士——他 1924/25 年作为胡塞尔的私人助手对 1916—1918 年由 E. 施太因从事的《理念》第 II 卷和第 III 卷的编辑工作（现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 IV 卷和第 V 卷）进行加工，并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见证，胡塞尔当时还只是将这些文稿看作是“素材”。在 20 年代，胡塞尔只是在一个很短的时期还计划要将《理念》II 中的一些部分出版，但是这种出版未能实现。1927 年 12 月 26 日胡塞尔在致 R. 英加登的信中写道：“我想这样形成该词条（为《大英百科全书》写的词条），即将它用作以后一系列出版物（首先是《理念》II 的一些部分）的相当有用的入门读物，关于《理念》II 这些部分最近我从您那里得到强有力的提示”（E. 胡塞尔：《致罗曼·英加登的信》，尼伊霍夫出版社，海牙，1968 年，第 43 页）。

这一年标志他在大学教学工作的结束。

这一卷第一部分的文稿来自为“重要的系统著作”所做的那些准备工作。1921年11月25日胡塞尔在致R.英加登的信中写道：“几个月来，我一直在细心修改我的那些分量过大的手稿，并且现在正计划一部重要的系统著作，这部著作因为是从下面开始构思的，可以用作现象学的基础著作。”^①在1921年夏季学期，他只是讲授了主要为候补教师规定的常规的哲学史课，以便为他自己的工作留出更多时间。关于这部新著作的计划，胡塞尔也许是在1921年春天形成的。在1920年秋季，他已经将第六《逻辑研究》只是稍加修改后，作为第二版交付印刷了。此外，他还完全搁置了他1913年和1914年为这个第六研究的第二版进行的但未能结束的广泛修改，并且也不考虑他为逻辑学和认识论奠定现象学基础的这些新洞察将来是以新形成的这个第六《逻辑研究》形式发表，还是作为一部全新著作发表。^②在接下来的冬季学期（1920/21年）胡塞尔就这样一部新著作进行了一次有关逻辑学的极具规模的讲课，关于这个讲课，他说：“它实际上是超越论的逻辑学，是从本源的时间意识之理论出发的关于构成之最普遍的理论，是判断

① 《致罗曼·英加登的信》，第22页。

② 见《逻辑研究》（第六研究）第二版前言，第IV页。

的理论等等。”^①在这种超越论逻辑研究的进程中，胡塞尔很可能感觉到，他还必须进一步扩展他的这种新论述和新系统学的规模，因此做出了撰写一部新的系统的现象学基本著作的计划。无论如何，在1920/21年这个冬季学期结束以后不久，他在这样一部出版物的手稿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②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胡塞 X1X
尔的工作完全受这个计划的支配。1921年7月31日至10月26日在圣梅尔根（黑林山）逗留期间，他经历了一个特别有创造力的时期。对于胡塞尔来说，那时形成的手稿一直是和这个地名联系在一起，并且他总是赋予这些“圣梅尔根手稿”以对于他的哲学而言的一种根本的意义。将近1922年春的时候，胡塞尔对是否有能力实现这样一部广泛的著作开始丧失自信。在1922年2月1日写给P.那托普的信中他说：“我的情况远不如你顺利，因为我的工作绝大部分仍停留于我的手稿上。我几乎要诅咒我没有能力完成这项工作和我只是这么晚，部分地只是现在，才有了这种普遍的系统的思想，这种思想是我迄今一切个别研究所需要的，并且现在甚至迫使我彻底修改所有这些个别研究。一切都处于这种重新结晶的状态！也许我以我作为人所能鼓足的一切干劲工作只是为了

^① 《致罗曼·英加登的信》，第17页。在20年代，胡塞尔曾多次以新的稿本重复这个讲课（1923年夏季学期和1925年/1926年冬季学期）。这个讲课部分地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XI卷，并且成为L.兰德格雷贝作为《经验与判断》编辑出版的那个稿子的基础。

^② 1921年3月28日胡塞尔夫人致R.英加登的信中写道：“我的丈夫在冬季有过一次非常重要的讲课（超越论的逻辑学），现在他想将工作重点放到出版他的手稿上。当然所有这些手稿完全是重新形成的。”《致罗曼·英加登的信》，第18页。

我的这部遗著。但愿它圆满成功，并且不会来得太迟。”^①还有一种外部的情况使胡塞尔从那个计划分心：1921年末伦敦大学邀请他举行共分成四次的系列报告。1922年6月6日至12日之间，他以“现象学方法和现象学哲学”为题举行了这些报告。^②这些报告从1922年春天起就挤掉了那个重要的计划。即使在作过了这些报告之后，胡塞尔也没有回过头来着手准备那部系统著作，而是想要将这些报告扩展为他的哲学的一部新导论。出于这种意图，1922/23年冬季学期，他举行了“哲学导论”的讲课，并于1923/24年冬季学期通过“第一哲学”的讲课深化了这次讲课。^③尽管我们
 xx 不能说出显著的区别，与1921年那个大计划相比，这个新的计划确实表现出一种限制。在这里胡塞尔想的不再是一部非常广泛的系统的著作，而是一部系统导论的出版物，他想使在课题上被分隔开的诸研究都遵循这个导论。^④大概是1930年，他才重又谋求一种在规模上可以和1921年那个计划相比的出版计划，然而这一次

① 这封信的复印件存放于卢汶胡塞尔档案馆。

② 这些报告的草稿和最终手稿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架号为F II 3和M II 3。

③ 1923/24年讲课以《胡塞尔全集》第VII卷和第VIII卷出版。

④ 1923年8月31日致R.英加登的信说：“我没有将伦敦演讲付印。我将它扩展为每周四课时的冬季学期讲课，在下一个冬季我又再将它深化了，并和我的工作助手一起准备将它付印。这是一个有关在现象学意义上的哲学之系统的原理性提纲，并具有“第一哲学沉思”(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之形式。它作为“开端”，一定会从根本上开启真正的哲学(《致罗曼·英加登的信》，第26页)。1923年12月22日致J.道伯特的信中说：“我现在希望在这个第24年首先能以一部导论性著作(《第一哲学沉思》[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开启一系列出版，然后能按照系统的顺序出版一些将来能全面继续进行的基本部分”(该信的复印件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

他的目标同样又没有实现。^①

为 1921/22 年一部“重要的系统著作”所做的那些准备,内容非常丰富,但是,这些准备工作所包含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没有完善到能够出版。这是由胡塞尔的特殊工作方式造成的:当他想写一部著作时,通常他并不在开始时就立即拟定一个明确的计划,以便然后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它,而是试图首先在他的书面“独白”中从思想上掌握全部的资料,并希望根据这种思想上的掌握能够马上就将作为这种掌握之成果的文字上的表述记下来。^② 1921/22 年并没有产生该系统著作的文字稿本。在来自这个时期的胡塞尔遗稿中存在的和本卷第一部分中部分发表的胡塞尔遗稿,是大量以系统为目的的原理性的“沉思”,但这些沉思尚没有想成为一部最终编辑物的任何章节,而只想成为一些准备。关于这个时期,胡塞尔在 1922 年 9 月 1 日致友人 G. 阿尔布莱希特的信中写道:“这一年是一个有许多沉思的时期。我对现象学的诸原理性根本思想和原则再最后一次从头至尾进行思考。”^③

XXI

在 1921 年审阅旧手稿时,胡塞尔在夏季学期(5 月至 7 月)又拾起在其中他将现象学扩展到共主观性上的 1910/11 年“现象学

① 参看《胡塞尔全集》,第 XV 卷,编者导言。

② 关于这种工作方式胡塞尔在 1931 年 12 月 22 日致 G. 阿尔布莱希特的信中说:“我现在正在写的这部系统的基本著作,在最好的情况下将在 1932 年岁末完成。首先必须全面掌握全部的资料,就是说,必须全面掌握一切奠定基础的确证和问题与方法的整个结构,而且是通过净化进行准备,并在思想中完成这整个的系统。然后很快就会进行真正的文字加工(逻辑学著作书就是在大约两个月中一口气写完的,同样《理念》是在 6 至 8 周内完成的)”(该信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

③ 该信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

的基本问题”讲稿。^① 他不仅读了该讲稿,而且再次对其进行修改,另外还写了一些附录。^② 这些讲课的成果,即相互处于移情作用关系中的众多现象学的单子(众多意识主观),在1921年那几个月中,似乎形成了胡塞尔研究工作之系统的环境和背景:产生自那个时期的准确注明了日期的开头几篇文稿(同样还有附于1910/11年那个讲课的1921年的那些附录)所探讨的都是现象学的单子论(下面文稿1和附录I至IV),写于1922年1/2月的在这里作为文稿13发表的那篇长文(在该文中,如在结尾处,胡塞尔又一次跨越了他这些沉思之系统的地平线),是用于研究“作为超越论的自我论之扩展的绝对单子论”的。在那几个月里——当时产生的诸手稿之基本意义就是在这几个月中形成的——胡塞尔试图通过对诸意识关联的反思,以现象学方式前后一贯地仔细思考单子论的理念。

“移情作用获得了第一个真正的超越性……。在这里一起设定了第二个意识流,不是作为我的意识流之单纯意义构成物,而只是作为通过我的意识流之意义构成物和正当性赋予所指示的东西……。在这里意识第一次真正超越自己本身……”^③“每一个自我都是自为存在的,对于自己来说是一种统一,都拥有它的体验流,拥有它的在该体验流中呈现的实在的极,它的理想的形成物之生产等等。每一个自我都是一个‘单子’。但是诸单子都是有窗户

① 该讲稿作为文稿6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

② 《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附录XXVII,XXVIII和XXX;参看下面第3页注。

③ 见下面第8页及下一页。(凡著者和编者提到的本书的页码,均指德文版页码,在本中文译本中由边码标出。——译者注)

的。如果它们没有窗户或门,别的主观就不可能真正进来……”^①

“绝对地说,只有自我(*ego*)及其生活存在,这个自我在其生活中与另一个自我(*ego*)‘相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借助属于这两个自我的自然之构成以及在这两个自我中完成的有效的、连续地被证实为‘存在着的’意义赋予建立起来的,这种意义赋予通向意义的同一性和存在的同一性,每一个处于与在移情作用中由另一个自我之自然给予它的东西之关系中的自我,一定会认出这种同一性。因此自然之自在就在这种意向的同一性中获得其意义。绝对地说,只有精神存在,并且除去精神的联系没有别的联系……。诸独立的绝对的存在(‘实体’)之联系,只是由于它并不消除被连结东西之独立性才是可能的。”^②胡塞尔是在这样一种思想地平线中思考单子概念(下面附录 II 至 IV),单子生成之原理和自我意识形成之原理的(文稿 2 和附录 I),^③他研究了下面这些问题,如“能与被分离的诸世界相关联的被分离的诸主观吗?”,并探究了“诸主观共存之条件”(文稿 4)。^④他研究了有关共主观的客观性之问题(文稿 5),向另一种(“异常的”)主观中实行移情作用之问题(文稿 6 及附录),心理物理的依赖性之问题(文稿 3 及附录),^⑤并且

① 下面第 260 页。

② 见《胡塞尔全集》,第 XIII 卷,第 232 页以下。

③ 在 1921 年,胡塞尔还在这里没有发表的另外一些文稿中探究了意识生成的问题,这些文稿如同附录 I 的手稿一样都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卷宗 B III 10 中,这些文稿之一已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 XI 卷,第 336 页以下。

④ 参看《胡塞尔全集》第 XIII 卷,第 233 页。

⑤ 这里没有发表的另一篇有关心理物理学的手稿产生于 1921 年 9 月,存放于胡塞尔档案馆,其架号为 M III 3 XI。

根据对自己的自我之虚构变换,考虑另一些自我在思想上的可能性(文稿 7 和 8 以及附录)。

异己的经验本身再没有像 1914 年或 1915 年那样得到详尽分析,^①尽管这种经验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文稿中到处都起着决定性作用。这里发表的 1921/22 年有关“移情作用”的各种不同的文稿 XXIII 中,作为文稿 12 发表的那一篇最广博全面;它重又拾起以前有关这个课题的诸思考,并且表达了对它们的看法。就移情作用这个理论而言,重要的还有文稿 11,在其中胡塞尔将处于环境世界之中的人的经验称作原初的经验(后来他谈到了“本源的解释”^②或“本源的显示”^③),尽管异己的主观性并不能“原本地被给予”。胡塞尔将其与那个原初性概念区分开来的这个原本性概念(原本的知觉,原本的领域等等)在他以后几年的研究中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与 1914/15 年或 1918 年那些文稿相比,接下来的一篇有关移情作用的新文章是对移情作用之特殊证实方式的思考。^④

在 1921/22 年的这些手稿中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胡塞尔将其置于“共同精神”这个标题下的那一组手稿(文稿 9 和 10 及附属它们的那些附录)。在这些手稿中,胡塞尔试图从他的观点出发考察在他那个时代首先是 F. 托尼斯、G. 席美尔和 M. 韦伯所关心的一些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这是一些有关胡塞尔在文稿 13 中称作“诸单子通过它们的自我主观之联系而联系的各种不同的可能

① 参看《胡塞尔全集》第 XIII 卷,文稿 8 至 13。

② 《胡塞尔全集》第 VIII 卷,第 495 页注。

③ 见下面第 352、355 页。

④ 见下面第 249、284 页。

性”的详细研究。^① 在这些研究中,社会行为这个概念(胡塞尔将它与单纯的移情作用,单纯的理解行为区分开)和有关超个体的“更高级次的个人式的统一”这个理念,占有中心位置,这个理念在这里得到了比在《理念 II》的文字中详尽得多的解释和论证。^②

在这一卷第 I 部分中发表的文稿并不是胡塞尔 1921/22 年为准备所计划的那部系统著作而写的全部手稿。由于以下原因,要将所有那些手稿包括进来就已经不可能了,即这些手稿如今不仅是散放在一些不同的卷宗中,而且大部分甚至连日期也没有注明,并且常常不能清楚辨认。即使在那些清楚地是在这个时期写的手稿中,对于以共主观性这项任务本身的观点为指导的这一卷,也是经过选择的。当然这种观点与胡塞尔那个时期的工作受其指导的单子论的指导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但是确实也还有一些出自那个时期的手稿不可能在共主观性这个题目下发表,而不得留待这一版的其它卷发表。在这些手稿中,除去一些较短的文稿,^③首先应

① 见下面第 270 页。

② 参看《胡塞尔全集》第 IV 卷, § 51。

③ 除去上面已经提到的架号为 B III 10(见前面第 XXII 页注 3)和 M III 3 XI(见前面第 XXII 页注 5)的诸文稿之外,还能举出这样一些短小的文稿:在 A VI 27 中有 3 页(第 25-27 页)是论述“表象行为,思想行为,行动”的,在 A VI 30 中有“写于 1921 年 11 月”的 15 页(第 6-20 页),是论述“素质与个人,个人式的作用与一般因果性”的,有两篇文稿是论述超越论唯心主义的(总共 17 页),注明日期都为“1921 年”,存放于卷宗 B IV 6(第 12-28 页);有两篇文稿是论述“任由其自身的物理的自然之完整性”的(D 13 I,第 131-133 页),或者论述“自我和主观性一般对独立存在的自然之干预”,(D 13 I 第 134-136 页);一个文稿片断是论述“自然与正常性”的(D 13 II 第 57-63 页);写于 1921 年 9 月的一篇文稿(8 页)是论述“‘自我’在其作为能力-自我之发展中的构成,能力之构成”的,存放于卷宗 E III 2 中。

该提到一组完整的内容丰富的文稿,它们是1921年10月在圣梅尔根逗留的最后几周形成的;它们所研究的是“空间的构成”^①和“客观地(首先是普遍超越地)存在着的对象之‘预先给予性’,以及这些对象作为‘同一地’,‘自在地’存在着的对象之不同构成”,^②这些对象全都在“单独的单子”之有条理的范围内运动。^③

II

编入这一卷第二部分的一些文稿大部分是1921/22年以后1926/27年冬季学期以前这段时期胡塞尔为共主观性的现象学撰写的。在已经提到过的1922年6月的伦敦四次讲演结束后这个时期,胡塞尔首先关心的是构想一部现象学哲学新的系统的导论,并按照这个目的举行了两次讲课:即1922/23年冬季学期的“哲学导论”讲课和1923/24年冬季学期的“第一哲学”讲课。^④至少直至1924年年末,他都在致力于这部新的导论性著作。^⑤但是后来

① 卷宗 D 13 I, 第 2-29 页。这些页的封面上注的日期是“1921 年 10 月 5-7 日,圣梅尔根”。

② 卷宗 A VII 13, 第 13-43 页。在这些页的封面上另外还注有:“圣梅尔根最后的手稿,1921 年 10 月,10 月 25 日完成。……对于空间事物-构成阶段(幻象)也是基本的”。

③ 另一方面这里还应该提到一篇文稿,它可能属于 1921/22 年单子论方面的思考,但已作为附录 XXXII 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 VIII 卷。

④ “第一哲学讲课”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 VII 卷和第 VIII 卷。

⑤ 1924 年末胡塞尔致 R. 英加登的信还写道说:“现在我在按照一些普遍的和根本的观点为年鉴修改这个草稿——‘第一哲学沉思’(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我认为,现在就要成功了。刚刚过去的夏季,健康方面的干扰夺去了我的时间和精力,以致于我没有能完成这个最初的尝试”(《致罗曼·英加登的信》,第 31 页)。

大约从 1925 年年初,他就放下了这项工作。^① 1925 年夏季学期,他开设了“现象学的心理学之导论”课程。^② 这次讲课完全占据了它。^③ 刚刚提到的这次个讲课,是在所提到的这个时期(1922 年夏季学期至 1926 年夏季学期)仅有的胡塞尔完全重新草拟的讲课。^④ 从 1926 年春季起,胡塞尔又计划一部新的系统著作,关于它还应该在后面另谈。

在这个时期,胡塞尔仍在继续考虑单子论的思想。1923/24 年冬季学期关于“第一哲学”的讲课以这样一句话结束:“这样,现象学就通向莱布尼茨在天才的《概论》(*aperçu*)中预见到的单子论”,^⑤并且 1925 年夏季学期“现象学的心理学之导论”也是指向扩展到“单子全体”的“共主观性的现象学”的。^⑥ 此外那个时期还

xxvi

① 其间还作了有关“康德及其超越论哲学之理念”的报告,这个报告是胡塞尔于 1924 年 5 月 1 日在弗赖堡大学康德诞辰 200 周年纪念会上作的,后来为了在《康德研究》上发表对其进行了修改;但是以后并没有能发表。这个报告的修改稿如今可以在《胡塞尔全集》,第 VII 卷,第 230 页以下读到。

② 发表于《胡塞尔全集》,第 IX 卷。

③ 1925 年 6 月 27 日致 R. 英加登的信中说:“我正处于与我的这些非常庞大的计划进行拼死斗争中。此外这个夏季我还有每周四课时的新课:现象学的心理学之导论(心理学和精神科学之诸根本问题),不幸的是,这个讲课将我完全耗尽了”(《致罗曼·英加登的信》,第 33 页)。

④ 那个时期其余的讲课都是重复(通常都经过修改):1923 年夏季学期的“现象学问题选讲”讲课和 1925/26 年冬季学期的“逻辑学的基本问题”讲课,都源于 1920/21 年冬季学期有关“逻辑学”的那些讲课;1924 年夏季学期的“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 1920 年夏季学期“伦理学导论”的重复;此外,在那个时期,胡塞尔就只还讲过已经讲授多次的“近代哲学史”(1922 年夏季学期,1924/25 年冬季学期,1926 年夏季学期)。

⑤ 《胡塞尔全集》,第 VIII 卷,第 190 页。

⑥ 见《胡塞尔全集》,第 IX 卷,第 216 页。

有一些“研究手稿”是概述现象学的单子论的。^①然而没有任何更广泛的有关共主观性的研究和研究系列能够与1921/22年的以及在本卷第III部分发表的、产生自1927年1月和2月的研究和研究系列相比。

因此,第II部分只包含一些探讨共主观性之不同方面的个别的较小的文稿。第一篇文稿(文稿14)可能是在1922/23年冬季学期“哲学导论”讲课结尾部分的关联中形成的,它简明扼要地讨论现象学的真理之共主观的有效性问题。文稿15(产生自1923年或稍后)重又着手研究胡塞尔首先于1918年9月在贝尔瑙探讨的问题^②;在对身体与心灵之关系的统觉方面进行移情作用的经验与对自身的经验之关系,而与此同时,使另一个人成为课题的不同方式也得到阐明。在文稿16(以及诸附录)中,也许是由于研究班讨论的推动,胡塞尔在对“诸精神之诸显现”的富有创造力的研究中检验他与舍勒尔观点对立的命题,即异己的主观性只能根据有关外在身体性之经验来设定。在文稿17和18中,他以出色的表达概述了他的唯心主义单子论,这种单子论所强调的是处于其独立性中的诸单子之联系,诸单子相互“不能”以“本源的显示”的方式“经验”对方。最后,在文稿19中,按照胡塞尔共主观性问题的基本概念,即原本性,对各种不同的文稿进行编组。这些文稿表明这个概念之不确定性,最终通向了“原始的本源性”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笛卡尔式的沉思》(1929年)^③中是作为“原始性”出

① 见《胡塞尔全集》,第VIII卷,附录XXXI(1923年),《胡塞尔全集》,第IX卷,附录XXV(1926年8月)以及本卷的文稿18和诸附加的附录。

② 《胡塞尔全集》,第XIII卷,文稿15。

③ 见《胡塞尔全集》,第I卷,第五沉思。

现的。

III

XXVII

本卷最后一部分,第 III 部分,所包含的文稿是在与 1926/27 年冬季学期“现象学导论”课(每周四课时)第二部分(自 1927 年 1 月起)的关联中产生的。

这里首先应该指出这个讲课在胡塞尔创作活动中的普遍意义:它与 1922/23 年冬季学期“哲学导论”讲课和 1923/24 年“第一哲学”讲课——将它们修改为一部系统的导论性著作的工作并没有达到目的——相比表示对现象学的一种完全新式的导论。这个讲课并不是系统地从确真的认识之理念开始,并不是从还原到确真的我思(*ego cogito*)开始,而是选择普遍的科学这个理念作为出发点,并且鉴于诸科学的基本概念之不清晰性,由对在一切科学之前存在着的東西——纯粹的经验之世界——的沉思开始。现在“在就一切科学实行悬搁的情况下”,首先对这个普遍的经验基础进行一般的结构分析。在这个基础上,将自然的(纯粹物理的)经验和纯粹心理的经验相互对比,并将纯粹心理学之理念阐明为自然科学的对立物,这种纯粹心理学排除一切自然和自然地带有客观性,并以自己的和异己的纯粹的经验为基础。因此,自然和精神,或更确切地说,自然的经验和精神的经验,首先只不过是作为对立面提出来的。不可能十分清楚地追述这些讲课之继续的进程——我们将立即再回到这个进程上来——,因为关于这个进程,

并不再有连贯的手稿,而只有大量单独的沉思。^①在这个进程中,胡塞尔所追踪的目的也许是在超越论的意识中克服自然与精神这种实际生活中的对立,并且将超越论的现象学说成是在这些讲课开始时所表达的作为普遍的科学的哲学之理念的实现。无论如
xxviii 何,在有关心理物理的经验之问题的讲课和有关返回到“原本经验”的讲课之这两个部分中,他也试图引入超越论的现象学还原,^②然后通过详细的分析研究异己的经验。

这个讲课之这种总的思想进程,特别是由于诸科学之不清晰性而激发的向纯粹经验世界之结构的返回,和尝试通过纯粹心理学的道路,或更确切地说,通过有关自然和精神之问题的道路,引入超越论的现象学,都使人们想起胡塞尔的最后一部著作,想起《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③。在胡塞尔放弃了根据伦敦演讲(1922年6月)所计划的、并在1922/23和1923/24年讲课中准备了的那部导论性著作之后,从1925年或1926年起他似乎做出了这个有关现象学导论的新计划。事实上,1926年他重又全神贯注于一部新著作了。胡塞尔的很多手稿都带有附注:“用于1926年的稿件”。^④1926年4月16日他的夫人甚至写道:“他仍然向前推进了很远——当然是在十三年之艰苦努力之后,从《理念》起有这么长时间了——,因此刚刚在4月8日他已经能开始最终的表达和最终的文字表述了,可以希望,到秋天第I部分就能付

① 见下面文稿 27 至 37 以及附录。

② 见下面文稿 26。

③ 发表于《胡塞尔全集》这一版,第 VI 卷。

④ 例如:BI 7, BI 11, BI 14, B II 9, E I 4(第 89a 页)。